

# 野 外

有一个词叫荒郊野外,可见野外超出了荒郊的范围,程度上比荒郊严重,没有特别目的,人们轻易不会涉足这些领域。我刚参加工作,分配的单位以野外打头,叫野外队,第一月发工资,其中有27元钱,名曰野外津贴,占当时工资的近一半。那时收入低,多一些是一些,我挺高兴的。这也说明,野外工作付出大,大到要从经济上给予补偿。

石油上的野外,倒全是不见人烟,有时候,往井场走,山里走一天,远远的,也能在山脊间看见模糊的窑院,也会听到一两声狗叫。这很是亲切。自然地,也常常是自己和自己在一起,和井架和光秃秃的山头,或者山洪冲刷出来的沟壑在一起。人和羊一样,是愿意群居的种类,远离城市甚至远离乡邻,十天半个月,还能够忍耐,一直这样,人受不住。野外队搬迁

到一个偏远处,首先安顿野营房,组合成一个院落,几乎就是一座人工的孤岛。施工的井场,在大山深处,四下没有依托,需要住人看守,那就像被抛弃了一样。看井的人,不用出力气,记的工时还是野外队最高的,只是除了自己再没旁人,就一个人守井场。派谁谁都不愿意去,家庭困难的人,也不愿意去。在野外,最难的便是寂寞,与世隔绝一般的寂寞。

由于地点不定,四处迁移,居住在野外队,感觉像住在车马店。一年里有一两次的回家机会,成家前看望父母,成家后,难受更大,成天是一个人的世界。要是人在热闹地方,还可以找些乐子,缓解思念亲人的痛苦,要是在大山里头,只能干熬着,硬挺着。

工作的艰苦,也不是任谁都能坚持下来的。撒铁疙瘩,一百斤重的一个人搬,两百斤

重的两个人搬。我曾经抱一个封固器走了十里地,也曾经扛着一只管卡上了一架山,都是死重死重的铁家伙。到地方人松弛了不说,嗓子里如堵着一把麦草,我歇都不歇,又移动着双腿去挖油坑。站井口操作没啥技术,一天下来就能熟练,不光付出体力,还得承受油井里翻冒出来的油水。油水冒出三四米,落下来,落到头上,头发粘成一团;落到脖子里,顺着身子又流到裤裆里,裤裆成了烂泥塘。这要回到野营房,脱光了,烧一盆热水,用汽油和洗衣粉洗才能洗清楚,遇上刮风天,下雨下雪天,照样板板钳,继续熬。下雨,似乎雨水都朝我这个方向下;下雪,雪花快到我眼前了,竟然躲开了,我的头顶在冒热气呢。冬天最难,刚开始棉工衣是硬的,劳动一阵,身上发热,把棉工衣暖过来,棉工衣变软和了;从

井口下来,棉工衣受冻,又硬了,人就像在冰壳子里套着;再上到井口上,身子散发热量,棉工衣经过烘烤,又活过来了。我有惧高症,崖边上站一下就头晕,可上到井架上,无敢回,竟然一次也没有掉下来。井架上糊满了原油,我脚下打滑,还是攀登上去,上到最高处,拿钢钎把从天车轮里跳槽的钢丝绳又别回去。站在井架顶,身子歪斜,冷风吹进衣服,冰冰的,我不在乎,在乎也没用。如果是晚上,望远处,看见的是黑黑的大山。石油上的野外队就这样,谁也不例外。闲着不如忙着,有时我倒愿意出力流汗,这样时间过得快。

在大山里漂泊,我记住的名字,都是山头的名字,河流的名字。什么高龙门、铁匠沟、上里堰、打粉梁,什么杏子河、唤儿溪、沟汭水、麻暖泉、暨蓝洼……原来叫这些名字的人就很少,也就几十个人叫,最多几百个人叫。现在我知道这些名字了,我也叫,加上我,叫这些名字的人,也没有增多。我在这些地方待些日子,又离开,再也不回头。我又到下一个名字去了。有的地方,没有名字,就叫14井区,3号新区,地图上标注也就一个点,具体到哪儿,意味着空虚,疲倦,意味着深刻的疼痛。有一年大年初一,家家放鞭炮,吃好的,我却坐在大卡车的车厢里,坐一个钟头,到名叫胡尖山的一个井场上劳动。工休时,我在井架后面

的土崖上用钢钎刻了三个字:过年好,那地方背风,过去二十多年了,如果现在找去,我估计字迹还保留着。

野外的工作和生活,也有明亮的一面,我都感受到了。正是这些美好甚至浪漫的情调,安慰了我的心肠。我不能说我总是身置暗处,我有快乐,也有蜜糖一样的幸福,就说春天的山丹丹花吧,以前听歌曲,不知道长啥样,只是觉得那一声红艳艳,在我的眼里滋生出稀罕的色彩。在陈东的山坡上,我每一个春天,都和山丹丹相遇。开始,我高兴地采摘,拿手里舞动,但这种花只要离开泥土,很快就枯萎了。就让山丹丹长在原来的地方,就远远看着,那颜色,那形状,让我的心一阵阵震颤。大山里,草木想怎么长就怎么长,花朵想怎么开就怎么开,麻雀、野鸡、呱呱叫也都是由着自己的性情飞飞停停。要是我不来这里,没有人干扰它们的生活。可是,我竟然用土块打过呱呱鸟,当然只是让对方惊吓了一下。由于经常上夜班,我也见识了天下最干净最繁茂的星空,坐到山头上,星星向我靠拢,似乎伸手就能抓上一把。有时,一阵流星雨落下,那么慢,那么慢,似乎要让我多看一会儿,看着它们燃烧着走完天上的路程。如果我接受了关于美,关于仁爱的教育,那么,我的老师就是大山里的山丹丹花,就是大山里的星空。

我还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随着野外队,从陈东到内蒙古,去了一次远方。那一次,我第一次见识了银川,还住了一晚,这以前,我还没有走进这么大的城市。虽然只是路过,我也感到欣喜。我第一次喝啤酒,就是在银川喝的,是那种散装的啤酒。我也第一次看到了土长城,正是半夜,月亮升起到半空,土长城远远的轮廓,是那么冰凉,又是那么的久远。我坐着的大卡车,就从土长城的缺口开了出去。另一面,是浩瀚的沙漠,是黑黑的一片沙生植物。第二天,我才知道,这植物,就是甘草,沙子下面,身子有四五米长。甘草覆盖沙漠,沙地上到处都走着蜥蜴,见人也不逃跑。到达沙漠的那一夜,我早早就睡了,异地的天空下,我睡得香甜。

曾有人说,野外队待久了,会把人待废,尤其是语言的表达能力会退化。我就在野外队待了十年,这方面我有发言权。我只能说,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忍耐力是强大的,完成一件事情,有耐心,也总要拿出结果来。还有一点,就是内心很脆弱,却从不显露出来,在人面前的形象,很阳光,也很谦虚。

野外生活已远离我很远了。都过去二十多年了,我怀念那些日子,那些经历是我的财富。但是,谁要是让我再回到那些日子里去,我不能说假话,我不愿意回去。

# 头等大事



走到乡下,什么时候,忘了。去乡下的路是泥面的路,留有两道车辙。车辙细长而清晰,在车辙间的路面上,有杂乱的马蹄印,还有些新鲜的马粪。马粪不臭,却让空气中弥漫着城市里没有的气味。这些气味和草茎的气味、树叶的气味,一起迎着你,大概就叫乡间气息吧。乡间的气息从路面升起,特别是清早,会在花树草芽间,飘散出一股股的雾霭,不知不觉中湿透了你的裤脚,那清凉的感受,会让许多乡下的回忆,浮现出来。

那不是回忆,是从乡间小路旁一扇门洞里伸出来的小脑袋。记忆也许就像这个小脑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过去的门缝里钻出来,唤回一个难忘的故事。这小家伙的脑袋剃得程光发亮,显然不是用电推子理的发,而是用锋利的剃刀刮出来的作品。剃刀只在头顶上留出了一路黑亮的头发。也许这个村庄就不是我曾经熟悉的乡村,在房脊上伸出来的电视天线,就让我想起“村村通电视”的温饱口号。但是这个脑袋,还是唤起了我的记忆,那些乡亲们的头等大事。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有一张插队当农民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我穿着一件肩膀有块大补丁的上衣,头上扎着一块白羊肚毛巾。“白羊肚毛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是老诗人贺敬之的诗,中学课本选了多年,所以人人都记得这首诗。白毛巾,红腰带,这是鲜艳喜庆的色彩,同时也是世界上最简洁最廉价的装饰物。我下乡当农民的那年月,食能果腹,衣能遮体,就算上温饱了。冬天一套棉,夏天一身单,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两套衣服穿上八九年,并不夸张的说法,我们常常更新,但心情需要时时敞亮,于是头上的功夫就出来了。最典型的例子也是出自诗人贺敬之笔下的歌剧《白毛女》,穷得一无所有只有一身债的杨白劳,过年了,也要给儿儿拉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文革”中我们到乡下插队当农民的时候,年

轻人爱美,又经济又能实现的装扮就是头上扎一块白羊肚毛巾。这是一道算术题,我每天劳动挣四毛钱,一块毛巾一块二毛钱,那么我下苦力干三天,就能换到一条毛巾让自己精神起来!

头等大事,就是头上的事,如今叫美容美发。除了经济条件,还是人们审美的习惯。我最早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一排照片,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还有自己的“发现”,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的头发多,一个比一个的胡子少。我把我的发现告诉大人,大人告诫我:“别胡说!”其实我没有胡说,只是把实际看到的说出来了。但我的观察力很快受到遏制,所以,反而让我记住了这个“发现”。其实,今天想来,我没有贬损伟人,这样的变化,大概也有时代变迁和与时俱进的理由。两百年前,西方和东方的上层人士均是美髯公。现在的布什、布莱尔、普京这些大国领导都刮了下巴,并有一头美发。我以为这是审美时尚“全球化”,与意识形态无关。

再回到乡村和回忆中去,那个时候,受苦庄稼人,多是剃光头,每天发头土脸,粪末草屑,干完活回家,一瓢水上头,干净利索,所以头发并不受重视,真秃子和假和尚,一样。鲁迅先生在写到阿Q的时候,强调了有癞疮疤,强调就是指明其经济状况;也就说他是穷得家里没有个老婆往头上洗那一瓢水,自己也懒得不会往自己头上浇那一瓢水的流氓无产者。乡下人受了教育,最鲜明的标志,就是留起头发,梳了个小小分头。不受草友土粪之罪,也不怕虱子上头安家了,从此后鸡窝里飞出凤凰来——小分头宣告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头等大事。

哎呀,从路边门洞里钻出来的这个小脑袋,让我的脑袋也像一个存储器,飞快地转出这些些念头来。

太阳出来了,到这乡间小路上“农家乐”一日游的人也多起来了。人头攒动,五颜六色,“红头发绿眉毛”这些过去老妈们讲鬼故事的开篇,现在成了人们头顶上的风景。我笑了笑,比初春更具春光的是人们的“头等大事”,好啊,别看是几根头发的小细节,细想起来,还真是世界的、全球的、时代的事业呢!我想,如果阿Q还活着,他会有一头什么头发?红的,绿的,还是假的?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就对了,阿Q留在鲁迅的土谷祠了,那也是一个时代的秃头啊,无可替代也无法改头换面……

西藏,是我心中的一个梦。这片热土,神秘奇特,巍峨壮观,素有“世界屋脊”之称,是地球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还是中国著名的“三江源”和“生态源”,对于西藏,我心仪已久,无限神往。这个暑期,我终于如愿以偿,踏上了这瑰奇壮美的地方。

飞机到达拉萨贡嘎机场后,我迫不及待地走下舷梯,想一睹拉萨的面容。可一打听,从机场到拉萨还有90多公里的路程,于是乘坐汽车顺着拉萨河一路驶去。路上,我尽情地欣赏着清澈透亮的河水和沿途秀美壮丽的风光。

来到拉萨城,我们先入住宾馆,紧接着吃午饭。未进藏之前就听人说过,西藏空气稀薄,山高缺氧,很多人初去不大适应,到了之后要尽量多休息,少活动,慢慢适应后再出去游玩。午饭后,我感到身体没有任何不适的地方,以为是为来过的人故弄玄虚,把进藏描绘得神乎其乎,制造悬念。加上我急于想看到拉萨,于是没有休息,便独自一人走出宾馆。

也许是有些紧张,抑或坐在汽车里尚未在意,一直没有仔细看看天。不看则已,一看就被拉萨上空的太阳震撼了!这是一轮雄性的太阳,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未曾见过的太阳,热烈奔放,刚毅凶猛,雄浑苍茫,像万箭齐发,让人感到火辣辣的热情。仔细倾听,仿佛能听到金属的撞击声,太阳光直接撞击到

# 感悟拉萨

山头,撞击到大地,撞击到人们的脸庞,咄咄当当,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无遮无拦。在这样的阳光下,抑制不住呐喊、歌唱,呼唤的激情。在一片空地上,我声嘶力竭地唱了起来,“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怪这里的男人都像黑铁塔一样,粗犷豪爽,强健茁壮,顶天立地。而女人们脸上像太阳烙上印记似的高原红,是西藏姑娘特有的符号,那是引以为豪的天然胭脂红。我慢慢地追着太阳向西走去,直至太阳快要落山了,一个大火球把整个天空燃烧得红彤彤,光灿灿,流金溢彩,飞霞万丈。稍不留神,火星燃起又全部坠落了下去。目送太阳完成了它一天的任务,我才返回宾馆。

晚上,我们品尝青稞酒,吃着牛羊肉、土豆、糌巴和西藏的土特食品,喝着酥油茶,欣赏着具有浓郁藏族风情的歌舞,飘飘欲仙,乐

不思蜀,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谁知,这享受与痛苦相伴而来。享受完艺术大餐,回到房间,本想冲个澡赶快睡觉,可躺在床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头痛得厉害。越头痛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头痛,恶性循环。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难受。这时我才后悔,到目的地后没按别人的经验去做,结果轻举妄动,仓促上阵,最后败下了阵来。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只有默默忍受,但同时又做了件困扰的事:房间里明明摆放着氧气袋,可我坚持不吸,心想看能让我折腾成什么样,真是应了大家说的笑话,“坚持不叫坚持——叫硬撑”。打电话问隔壁的两位同伴,结果他俩的高原反应比我还要厉害,于是我们临时商议,乘坐第二天中午的飞机飞出西藏。

临近黎明,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地休息了



只有落水的人才明白,狗刨也是一种优美的泳姿! 漫画/赵青青

## 资讯快递

本报讯(记者毛淑敏)8月16日,全国邮政系统首个文学协会——陕西省邮政职工文学协会在西安成立。当天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协会章程并进行了选举,周养俊为名誉主席,柏言当选主席。

2005年,陕西邮政文联的成立,为职工文化建设提供了平台,相继成立了职工摄影协会、书法协会,举办了“风雨十年路”征文、文艺会演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全省邮政职工积

## 2010 中华之魂先锋人物颁奖盛典在京举行

本报讯 由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影响力人物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0中华之魂先锋人物颁奖盛典近日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一盛会。把快乐送给千家万户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作品落户上海

本报讯 201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代表作品之一《风墙》,将于9月中旬落户上海著名住宅区星河湾。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已拥有上百年的历史,是全球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2010年,中国首次以国家馆姿态参展这一艺术节,并确定了“来此与中国约会”的主题。“印象系列”总导演樊跃、王朔歌以跨界艺术家的身份,应邀为中国馆设计了作品《风墙》。(京文)

## 陕西邮政职工文学协会成立

极参与,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在此背景下,邮政职工投入文化建设的热情和成立文学组织的呼声高涨。目前,已有52名邮政职工成为陕西省邮政职工文学协会的首批会员。

## 新疆古籍保护成果首展

本报讯(记者周倩)8月20日,由文化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承办的新疆历史文化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开幕,为期一个月。

## 昆仑山交响音乐会在玉珠峰下举行

本报讯(记者蒙景辉)8月16日,《圣诞般的雪山——献给东方最伟大的山脉昆仑山交响音乐会》在青海省格尔木市海拔4300米的昆仑山玉珠峰下举行。这场奏响在“万山之尊”昆仑山的天籁之音,刷新了最高海拔交响音乐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 美哉,秦腔

前不久,带着与家人急切团聚的兴奋心情,回到了久别的古城西安。尽管没有南国四季叶茂的大榕树,和穿城而过的江水,但古城的变化仍是让人暗暗称奇。装点一新的古城墙、湖水楼閣如画的大唐不夜城、新的高层建筑、拓宽的马路……西安变得越来越让人回味!

不过这次回西安,感受最深切的还是看了一场由清一色青年演员演出的秦腔戏!

秦腔,是我最喜欢的艺术之一,正义、孝道、宽仁厚德、忠诚等许多做人的道理,都是我从小秦腔戏中获知的,这次回家途经文艺路,忽然看见剧院的广告牌上,刊出春节期间演出的剧目及演员阵容,驻足而观,想在演员名单里找到一位熟悉和喜爱的知名演员,竟然全是新人!我心里嘀咕:年轻人,行吗?与我一同的朋友催促我:走吧,一帮年轻人能演出个什么水平来!我悻悻地离开了广告牌。

过了几天,在省电视台工作过的好友打电话过来:“老兄,听说你回来了,今晚秦腔《三请樊梨花》,我给你订好了票,晚7点40分开始,请老兄和夫人亲临观赏!”我心里想,既然是老朋友推荐,应该不错。我和妻子离开演还有40分钟赶到剧场外。剧场门外,几拨人向我们钓鱼(约票),“有没有多余的票?”戏票这么紧张,看来这戏一定不错。

我们的座位号是第一排中间的位置,距离舞台最近,能看得真切清楚,真是太好了!戏开演了,幕布一拉开,激昂的乐器声,

雪一样洁白的灯光,真山真水似的布景,让全场观众全神贯注起来。一身戎装,手持长枪的樊梨花,一出台亮相即引起全场人的鼓掌。面如桃花,眼如杏桃,身段娇美,英姿飒爽,在空中连翻三个筋斗后,她走到前台,那清越的嗓子,悠扬悦耳的唱腔,真是回肠荡气。从长相、扮相、唱腔到肢体的一招一式,都恰到好处,让台下人不住叫绝!剧中,武艺高强的樊梨花满怀一脸正义归唐,并对薛丁山产生爱慕之情,但洞房花烛之夜,薛丁山以对樊梨花的曲解、误解和冷待,气走樊梨花。此时,演员将樊梨花无端遭受冷遇后的惆怅、困惑和委屈的心情,表演得情真意切。当演到樊梨花在唐军危急关头,主动出兵帮助平叛叛军后,薛丁山悔恨痛苦爱妻时,饰演薛丁山的演员则把悲怨、怀念、自责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感受到真正深入心底的爱情是无法阻挡的,是伟大的!

看完秦腔《三请樊梨花》后,你一定会称赞:秦腔,美哉,戏美,人更美!

这场年轻一代的表演,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让我大饱眼福,开阔了眼界,更让我感悟了一次人生中的快乐与享受!秦腔是3900万秦人包括热爱秦腔的西北人的艺术,其根扎在广大人民群众这片土壤中,不断吸收其中的水分、阳光,秦腔之树将永远根深叶茂,绿叶常青。同时,秦腔也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品质,将会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

## 示新疆珍贵历史文献,共展出24种文字的106件历史文献,包括出土简牍、纸质汉书及各种民族文字古籍等。其中多数为现今存

的孤本。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刚介绍说,这些珍贵古籍充分证明了丰富多彩的新疆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据介绍,展览期间还将举办“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邀请全国省级古籍保护中心的领导和专家参会。

## 第十届中国书画慈善拍卖会在京举行

用于四川灾区公共文化事业建设。

## 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承担演奏任务,我国著名指挥家谭利华先生担任指挥,昆仑合

唱团担任伴唱。主要演出节目是作曲家郭文景先生为这场音乐会专门谱曲、由著名诗人吉狄马加作词的交响合唱《圣诞般的雪山》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交响合唱《欢乐颂》。演奏舞台以莽莽昆仑山雪域独有的蓝天白云为依托,主体背景为昆仑山主峰——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

# 生命的列车

每次坐火车,我都喜欢坐靠窗的座位,因为可以眺望窗外的风景,心情也会随着风景而变。想象这样一个画面:火车在蜿蜒的山间行驶,车窗外是蓝天白云,片片青草地,清新的空气的滋润下尽情地舒展着,路边诱人的花朵在微风拂下摇摆着婀娜身姿,让人隔着车窗仿佛也能闻到它们散发出来的芳香。

这样的时刻往往很容易触景生情,会思绪万千,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想平时来不及想的事,或者有时候干脆什么都不想,就木讷地望着窗外发呆。在旅途中,在列车上,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时间的存在。咄咄咄的钢轨撞击声,时刻提醒着我时间在如火车一样飞奔,时间一点一滴地从我们的身边溜走。快速行驶的列车,使得窗外的景物源源而来,又疾然而去,更能感受到时间有形的流动。

曾经在书上读到这样一句话:“幸福是简单的,无求而自得,做自己应该做的,没有不断追求的疲惫;幸福是透明的,用心去体会,收集点滴感动,无需在无限感慨中消磨岁月。”这字里行间表露的意义,让我想到了生命中的许多内容,有悲伤,有快乐,有相遇,有别离。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们的生命的列车运行时必须要经过的驿站,由于我们各个时期扮演的角色不同,发生的故事也就各有千秋。但无论这些故事的结果如何,它们都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人生就是由这样一个个

